

全面脱贫背景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探索

——以 BS 村为个案

朱兴旺 余海霞¹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产业发展是实现致富的重要方式,也是整个后脱贫时代最为关键的区域和艰难部分。茶产业是 BS 村充分利用优势条件之后,作为村寨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村寨的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发展不充分、文旅资源开发尚浅、社会阶序加剧等相关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一方面,茶的“进驻”给村寨带来了机遇和希望;另一方面村寨在发展产业中还面临着自身民族文化的规约与制衡。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产业发展是始终离不开长远而普遍的非经济制约因素,尤其相关民族的传统文化、自然生境、本土知识等。只有认识到文化的根本性作用,诸如发展产业的社会行动才能取得持久而长效的成功。

【关键词】: 脱贫 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 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世界上有众多的民族,任何民族都是靠其特有的传统文化维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所有成员在其文化规约之下获得生存的条件,获得延续和发展的源动力。BS 村是湖北省恩施咸丰县内的一个土家族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传承土家族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相对完整的保留了传统的土家族文化,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武陵山区类似于 BS 村这样的传承与现代相结合的自然行政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探索这样的村寨在发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发展路径和经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区域性发展、社会进步独具参考意义与普适性的推广价值。

1 BS 村的概况

咸丰县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辖县,湖北省西大门,地处武陵山东部、鄂西南边陲,为楚蜀腹心的扼要之地,荆南之重要地域。在鄂、湘、黔、渝四省(市)边区结合部,县名取“咸庆丰年”之意,在古代有“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的美誉。县城距离州府—恩施市有 98km,距离重庆黔江区有 53km,处于恩施与黔江的中间位置,一条恩黔高速贯穿连接着两地,是出行的重要通道之一。咸丰县国土总面积 2550km²,其中耕地 4.4 万 hm²,平均海拔 800m 上下,下辖有 10 个乡镇一个区,263 个行政村,户籍人口 385596 人(2018 年)。县政府位于高乐山镇。BS 村位于湖北省恩施市咸丰县高乐山镇东北部,古时称为太和里,村域面积 3.6km²,距县城 15km,东临马河村、芭蕉村,西临白果坝村,南临官田坝村,北临芭蕉村。村级公路与 242 国道相连接,忠建河自西南向东北方向,流经 BS 村村口。村西的蛮台子、祠堂址、辛家坡三条溪流在严家河坝交汇故称作三叉溪,溪流贯穿整个村寨自西向东流入忠建河,溪流犹如血脉一样贯穿整个村落犹如一片银杏叶平躺在大地上,蛮台子、祠堂址、辛家坡是叶片,三岔溪到村口则是叶柄。村级公路沿河而建,路面经过多次加宽建设与国道 242 相连接,交通便利自然区位优势明显。

¹**作者简介:** 朱兴旺(1990-),男,土家族,湖北咸丰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余海霞(1996-),女,土家族,湖南永顺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族学。

BS 村共有 12 个村民小组，322 户，人口 1019 人，常驻人口为 907 人，村里有这样的谚语：熊、黄、冉、田四姓八家半，此四姓为村里最先定居的姓氏，从外地迁入各种杂姓居民主要有朱、罗、蔡、于、袁等姓村民。村民主要以土家族、苗族，村民以西南官话作为日常交流语言，本民族语言已经消失。目前村里青年已经没有了民族服饰这样的概念，日常生活中人们以汉族服饰为主，仅有县里民族宫艺术团体在重大节日活动与大型汇报文艺演出时才会见到民族服饰的身影。民族成分与民族认同显得淡化，土家族、苗族文化正在一步步走向消失境地。在传统信仰上以祖先崇拜、鬼神崇拜为主，每家每户相当重视自家祖坟的修缮和维护，逢清明节、春节都会上坟祭祀自己的祖先。鬼神在土家族文化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且长期受巫文化、道教与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相信世界上存在鬼神参与日常生活。因此死亡对于土家族人感情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乐观与积极的态度，常以死者为大表示对死者的尊重。每当土家族、苗族老人去世以后，丧家会请来道士开道场进行超度，场面极为热闹，落叶归根的土葬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方式。村里遗传下来的传统节日如农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月半节、端午节、中秋节。其中人们对春节、月办节、中秋节较为重视。乡民以多元种养生计维持生活，水稻、玉米、黄豆等农作物是主要的粮食农作物，加上一些经济作物如油茶、漆树，每家每户养殖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直至近代才以种植茶树为主的茶业生计转变。

农业社会，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产食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2006 年以前 BS 村主要以水稻、玉米、红薯、马铃薯、黄豆等传统多元种养生计模式，属于完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村寨有着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村口到村尾均有适合种植的良田与旱地为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自祖辈以来，这里的人们一直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完全没有二三产业，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产食经济是唯一的经济形态。随着社会快速变迁和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全村目前已经形成以茶叶产业为主导，以生态旅游为方向的产业发展格局。BS 村正在经历着强烈的社会变迁冲击的影响，在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思想观念图式等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村民的生计、生命、生境也经历着变迁与调适。

2 BS 村发展现状与问题

因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促使民族特色村寨的特色产业也产生了重大的变化。20 世纪 50~80 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民族特色村寨的产业过程主要是在生产关系变革的引导下展开的。这一阶段是以重构个体私有制为开端，然后以同一模式、共同步骤、统一号令实施公有制建构的过程。80 年代至世纪末的第二阶段，从确保共同利益的条件下转移到确认个体利益重要性的方面；主体行为从整体性的转型转变为个体行为的选择，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21 世纪初期至今是经济转型第三阶段，市场经济意识不断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农作物不断商品化生产，农民从农业生产者变为商品消费者的角色转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主体积极参与变革，逐步形成了以产业发展为主导方向，过去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类型逐渐瓦解，同时城镇化趋势明显增强的过程。BS 村目前大力推进主导产业发展，以产业带动居民实现收入结构、生活方式、人居环境等生产生活领域的转型发展。自 2006 年以来在村委强有力的带领下大力发展茶产业，加上农业部种植业司对口帮扶，茶产业蓬勃发展。目前全村共有乌龙茶 80hm²，茶叶专业合作社 2 个，茶产业收入占全村农业经济总收入的 70%，茶业成为创收的“领头羊”，村寨产业发展逐渐找到了前进之路。BS 村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快速变迁与重构，除了表征上的经济收入、居住环境改头换面，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等方面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则在本质上实为村寨文化生态体系的变迁。村寨是民族文化沉淀的载体，人们通过村寨场域搭建起了联系外界的桥梁。一方面变化极为迅速且有良好的趋势，一方面发展又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新的挑战。

2.1 村集体经济薄弱

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村集体在壮大的道路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着力点。BS 村是典型的山地农耕经济类型，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经济和服务产业经济处于零分布状态。村集体除了三岔溪的公益林获得部分国家补助收益以外，没有任何的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由于村集体在开源环节处于被动地位，只要涉及需要资金的事情上，唯有依靠国家政策扶持资金拨付，希冀上级主管部门在全县全镇范围内能获得资金使用计划。在公共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条件、科学文化事业、奖励帮扶行动上完全没有任何自主选择能力，村委班子成员也时常陷入一种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长期以来，由于村寨自身所处地理环境资源限制，加上村委成员年龄偏大、思维僵化导致没有形成长期坚持的长远规划，换届带来的工作延续性得不到有效维持，

村集体经济多年来始终处于零基础、弱发展的阶段。

2.2 产业还处于初始阶段

BS 村茶业产业是以生计为目标的生产，额外利润获取程度极为有限。村民家户生产体系仅满足于有限的经济目标，其追求的是获得生计的途径，财富量化很难达到。茶业经营个体在理念上仍然停留在种植茶叶仅仅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的生计方式。目前茶业产业已经成为村寨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只是相对于种田获得较多的现金收入。茶叶种植虽已初具规模，但是在茶叶产业整个产业链条上还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我们可以从茶叶产业的三个阶段简要分析：首先是茶树的种植，农户以家庭为单位从事茶叶生产在种植技术上参差不齐。村民对茶叶品种分类不清，没有做到分片分区域重点培植优势品种，种植上难以达到精耕细作，从而导致茶叶在数量与质量上达不到较高的水准。其次，加工仍处于初级产品阶段，加工模式仿制传统茶叶企业设备，对引进设备操作还没有达到精炼程度，难以创新使用和创造改良机器设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BS 村以外，邻村芭蕉村、官田坝村、马河村都有成片茶园种植，附近区域没有一个相适应规模的茶叶加工厂，仅有的村级家庭作坊式收购村民种植的茶叶，在收购价格上往往采取压价策略，同样无法消化产茶高峰时期的数量。村民往往将鲜叶卖给外来的二道贩子(赚取差价的生意人)，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多数情况由于急于卖出，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村民时有感叹：得一点，总比一点都没有要好。村民作为茶叶种植唯一主体，显然是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的位置。由于前两种现实状况最终对茶叶销售、附加值提升等方面产生很大的阻碍因素，贴牌加工是为最主要的加工方式。

2.3 文旅资源开发尚浅

BS 村在文旅资源开发上主要以茶旅融合为发展方向，以茶兴旅，以旅促茶，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的思路极力围绕茶产业进行的资源综合利用。空有想法，未能实施的步行道建设规划，也仅仅是外在形式上改变原有的面貌，且大部分已经处于停工阶段。以茶产业为纽带的资源开发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土家族、苗族世代居住的 BS 村，少数民族元素众多，保留着完整的特色民族建筑、习俗、民族技艺和生产生活方式。自然环境舒适怡人，民风淳朴，有着相当多的旅游文化资源供发掘。村寨的文化资源是得天独厚的一笔财富，但是对于民族文化领域的特色建筑风格、风俗习惯还处于零开发阶段，民族文化自觉意识未被激发。村寨居民不知道老祖宗留下的文化财富价值，年青一代对自身文化归属坦然漠视，大量的传统吊脚楼逐渐被砖瓦形式代替，这不得不让人产生一种担忧情绪。

2.4 社会阶序化程度加剧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探讨过起点公平的正义问题，其试图在制度设计上给各类主体提供底线的公平，赋予各类主体公平的权利，同时弥补资源禀赋弱势者的制度性不足，达到竞争准入门槛的基本标准，从而使各类主体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BS 村村民在公共资源获取、分配环节中，大量资源集中在优势地域及少量群体上的现象比较突出，难以实现受益于普通大众群体。这背后是纷繁复杂的具体政策实践，“精英俘获”现象并没有结束，且乡村振兴战略中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样的实践已经脱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正逐渐导致社会治理混乱、阶序化加剧的后果。试图提高茶农与市场对接能力的农村产业合作社组织由于资源获取的优势地位主导了产业发展，农户的经营处于逐渐被客体化和边缘化的境地，与市场网络对接能力丧失殆尽。他们能依靠的仅有国家在政策上的不断输入，然而在政府扶持的庞大利益联盟面前却无能为力。税费时期村社集体依托资源统筹地位与村民有着密切的接触，后税费时期村级组织的统筹能力不断弱化，村干部难以自发或组织群众对接上级部门的各种关于产业、市场的相关信息资源。村民除了在特别关注的医疗、教育领域链接政府外，与国家政权几乎处于悬浮、隔离的状态，也表现的越发理性化与个性化。一方面缺乏组织能力而难以在农村拥有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一方面打工经济的兴盛，导致了留守儿童、空心化、老龄化、内生动力等众所周知的乡村问题。

3 发展路径探索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村寨成为了相对自成体系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承载单元，这些微小的社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同时它们的发展也构成了更大的社会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无论从历时态还是共时态来看，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正在经历着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因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结构以及人文环境，在民族文化引领下探索利于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径是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根据 BS 村目前发展面临的状况和现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思考和探索。

3.1 推进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村集体经济是一个基于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集体经济发展要求整体把握，根据国家层面的大政方针，充分发挥自身资源有效性，通过多样化的形式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条件，寻找多元化发展方式。突破自身资源和发展环境的局限，依托相邻区域优势弥补缺陷。在内容上以提供服务、联合发展、产业融合、跨区域经营为主，提供各种综合类保障性服务为企业、农民、家庭工厂提供茶叶产业的种植管理、销售推广、储存包装、物资供应、病虫害防治、物流运输等环节的指导服务平台以及各种农产品市场信息汇总平台。通过建立综合服务组织、便利服务中心或劳务输出队伍等方式，开展建筑、家政、卫生、养老、道路维护、绿化管理、快递服务等社区代理服务组织，成立专业服务团队，逐步将 BS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镇领域，实现城乡有机结合，提升村民参与市场经济意识与能力。充分开发利用集体经营建设用地等土地资源，引进相关企业主体落户经营，以收取租金、入股经营、利润分红等方式获取市场价值。BS 村在资源以及人口上并没有特殊优势，推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有明显的成绩，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前赴后继、持续不断的努力，这完全是一个方向性的顶层设计工程。

3.2 发展支柱型产业

依托茶产业进行扶贫是武陵山地区自然村结合自身优势条件，因地制宜所选择的方式之一。产业脱贫致富的关键在于产业自身的发展状况，提升 BS 村茶产业的发展现状需要从茶产业自身建设入手，因地制宜的同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体系，从多种路径去探索复合种养经营模式。随着茶业的深度发展，之前没有暴露的问题会不断显现。相关的茶业经营群体应该是一个共同参与的平等主体，政府部门、企业和茶农需要在思想行动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茶产业链延伸方面其实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并不是都市的、现代的就是最好的，传统的本土生态知识应该加以总结和利用。目前的茶业已经凸显主导地位，但是结合自身资源则有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支柱产业。BS 村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都可以与茶产业充分融合，比如西南卡普、民族工艺土家吊家楼、土家族摆手舞、跳丧舞、打糍粑等，实现产业与文化的融合，实现旅游产品的不可复制性。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成熟，在对实体经营产生冲击的同时，也为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针对 BS 村茶产业的家庭式生产经营现状，通过淘宝、微信、天猫等互联网电商平台进行宣传与销售可以有效拓展销售途径，扩大客户群体，扩展销售地域范围，也有利于 BS 村茶叶之外的资源向省外甚至更多区域发展。

3.3 合理开发文旅资源

茶旅融合发展之路确实是村寨发展的有效途径，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也能对文化资源加以保护与利用。在旅游发展进程中，旅游市场的需求与村寨的民族特色资源的关系体现为互为依存、相互融合，二者并不是前后、首先与其次的顺序排列。一方面发挥民族文化优势，另一方面让村民成为主体，享受到旅游发展带给村民的利益和好处。茶产业是绿色产业，所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巩固产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关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首先要加强茶产业从业者的绿色环保理念，环保、产品质量意识还需深入人心，摒弃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呵护。继而结合茶旅融合发展之路。BS 村进村公路与相邻马河坝村相连，是进入村寨的必经之路，然而在道路拓宽问题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还需进行沟通协调工作实现两个村寨共生共赢。交通的便利为人们出行提供条件，利于本地乡民和游客的流动。其次是根据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茶旅服务水平，推出档次游、多种游、多次游等模式。茶叶产业加上茶园景观的丰富多彩，逐步引导乡民为游客特色食宿服务、游玩项目基地等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服务。另外，茶旅融合过程中要注意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二者相互融合。在景区规划中要注重传统茶文化和土家族苗族民族文化特色的体现，对于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土景观、传统习俗与技艺采取有意识的

保护。文化与旅游的“相遇”定会创造出不一样的火花，共同照亮整个村寨的前路。

3.4 文化引领，注重公平

文化是为了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具有着规约所属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及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调节，这包含着许多方面的总体系。这个体系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生直到死亡都有着明确的指导原则和行为方式。人类没有了自己的文化就会如同动物一样去生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文化是村寨物质与精神的源泉，无论任何形式的发展最终离不开自身文化的制衡作用。只是文化上的重视没有达到一个人人皆有的阶段，以文化作为引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发展，不失为一种道路上的最优总体设计。既为发展提供指引，也为发展提供能量。其关键点在于文化自觉意识的普遍觉醒，对于自身所属文化属性的强烈认同感。但我们应该深知农民实难分清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却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人”存在。往往在村寨资源分配中极力获取最优分配原则，且在不损害自身利益前提下又表现的极不关心，对于国家的印象是模糊、抽象的，也是极为满足的。这样的事实，提醒人们在少数民族村寨产业发展途中农民作为主体，文化是贯穿整个社会行动的始终，也是实现公平的最有力工具之一。

4 结语

一切民族的经济行为都离不开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具有的调适能力，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经济发展分析需要具有历史的视野、文化的价值系统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从全面整体的角度掀开发展与现代化的神秘面纱，立足实际，超脱于西方发展话语权牢笼和工业文明产生的负效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的质量无法脱离于所属民族文化的制衡与规约，如洛克伍德所言，“任何经济活动都涵括了大量的非经济因素的，不管是经济因素还是非经济因素皆有独特的民族性特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产业发展涉及整体社会的变迁，在经济、社会组织、习俗、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等信息体系都将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与张力，文化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程继隆. 社会学大辞典[M].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55.
- [2]马翀炜，覃雪梅. 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相关性[J]. 贵州社会科学，2008(01):62-68.
- [3]覃雪梅. 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当代变迁[D]. 昆明：云南大学，2010.
- [4]何怀宏. 寻求共识—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J]. 读书，1996(06):22-30.
- [5]覃雪梅. 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当代变迁[D]. 昆明：云南大学，2010.
- [6]李靖. 贵州省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J].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2(05):17-21.
- [7]Lockwood V S.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French Polynesia[J].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1991: 221-243.